

251

讀詩略記



讀詩略記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詩

部類

四庫全書校本

將陳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澂
謄錄監生臣汪名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讀詩畧記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讀詩畧記六卷明朱朝瑛撰朝瑛

有讀易畧記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作

二卷此本六冊舊不分卷數核其篇頁不止

二卷疑原書本十二卷刊本誤脫一十字傳

寫者病其繁瑣併為六冊也朝瑛論詩以小

序首句為主其說謂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
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
矣所見與程大昌同而所辨較大昌尤明白
足決千古之疑然其訓釋不甚與朱子立異
自鄭衛淫奔不從集傳以外其他說有乖互
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論楚茨為刺幽王之
詩則據荀子以為恰在鼓鐘之後或幽王尚
好古樂故賢士大夫稱述舊德擬雅南而奏

之以感導王志論抑為刺厲王之詩則據第三
章其在於今一語以為當為衛武公少時
所作大抵皆叅稽融貫務取持平其以生民
篇姜嫄巨跡為必不可信亦先儒舊義至於
求棄之之由而不得乃援後世綠綈方底之
事以証之則未免反失之附會又頗信竹書
紀年屢引為証亦乖說經之體然綜其大旨
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乾隆四

十四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畧記卷首

明 朱朝瑛 撰

論小序

詩義至於今日幾如聚訟作者愈繁附會愈甚而本旨愈不可詰矣小序最為近古雖不出於作者之自為大抵採詩者據所聞而記其畧也後人增益或失其初旨耳觀亡詩六篇僅存首語則首語作於未亡之前其下

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為得之然思之不精仍多狃於舊聞其獨創之說又艱晚而不安宜其見斥於晦翁也至晦翁之釋詩又因後人之失其傳并初辭而廢之是猶飯與砂同棄蕭與蘭並焚矣夫易以發揮理義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況於詩以涵泳性情者乎故詩人美刺之意有見於文辭之中者亦有寄於文辭之外者如必執文辭以求之是孟子所謂害志者也集傳既廢小序惟以己意揣摩於是舉諸刺詩半

屬其人自為似則似矣然春秋之初風教未至大壞即有安於為惡而不慚者大抵在上之人舉國中一二數而已人猶痛惡而刺之況在下者敢作為詩歌播之里巷乎且出於其人之自為則如桑中靜女諸篇徑情率意而出之亦不足以為詩出於刺者之口反覆而嗟嘆之於此無所嫌於彼有所警也乃曰未有刺其人之惡而反效其人之言以自陷於所刺之中者獨不曰擯其人之惡而反錄其人之詩適以自背其所擯之意乎使

孔子生於漢唐以後則狹邪游冶之篇又何可勝錄也
晦翁胸中坦然夷易無所曲折言理則得之言情則固
有未盡者故三百篇之中集傳所得者國風十之五小
雅十之七大雅頌十之九而後人好異乃欲盡舉而易
之則又過矣

詩之有美刺猶春秋之有褒貶也觸於聞見發於性情
豈如後人之夸諛為佞詆訐為戾者乎晦翁與東萊論
辨淫奔之詩終不能合晦翁之義雖正東萊之說亦未

為非也晦翁所嫌者發人閨門隱僻之事非溫柔敦厚之道然居民上而載高位者肆然宣淫而無忌君子處其國安能默默而已若新臺牆茨諸篇已不勝喋喋矣所不可解者桑中靜女之詩若為留連佚蕩之語似乎勸之耳然靜女序曰刺時則是借男女以寓言畧如楚辭所云其不為刺淫明矣惟桑中序曰刺奔而左傳亦稱桑中之色其為淫奔之事無疑而玩其辭氣知詩人之所刺者其意也尚未有其事未有其事而有其意不

可不決而破之也蓋詩有刺其人者有刺其俗者刺其
人者如衛宣公公子頑之類是也刺其俗者如桑中溱
洧之類是也大抵衛之沫鄉歲有游觀一若鄭之溱洧
皆士女咸集車馬駢填流風相習以為樂事而不覺其
非於鄭則著其事者罪累上也於衛未有其事則指其
心而斥之曰是將無所不至苟使自好之士聞之必有
動於中廢然而自反矣則其為留連佚蕩之語者正所
以愧之儆之亦復何嫌而何避乎以是言之信乎東萊

之說未為非也不然季札論樂至於邶鄘衛咸稱其美而無貶辭於鄭則僅譏其細而不及淫豈詩之邪者已黜於未刪之前而反收於既刪之後乎必不然矣晦翁續楚詞若高唐諸賦猶斥而不錄又何疑於夫子

論詩樂

晦翁以鄭聲淫即此鄭風而是辨之者曰音律為聲篇章為詩辭旨醇正而節奏放濫即為淫聲辭旨佚蕩而節奏緊嚴即為正聲不得以聲而累辭也如樂記云商

為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為三代之聲齊人識之此與
商頌齊風何涉其言亦至辨矣然在歌者或可變易其
聲而非所語於作者也作詩之人以哀心感者其辭淒
涼其聲亦淒涼以樂心感者其辭發越其聲亦發越以
喜心感者其辭和柔其聲亦和柔以怒心感者其辭凌
厲其聲亦凌厲以敬心感者其辭莊直其聲亦莊直以
淫心感者其辭悵蕩其聲亦悵蕩此志氣之相因發於
自然而不自知者也苟舉其聲而變易之即不足以達